



■《奧運》



■《向陽》



■《普選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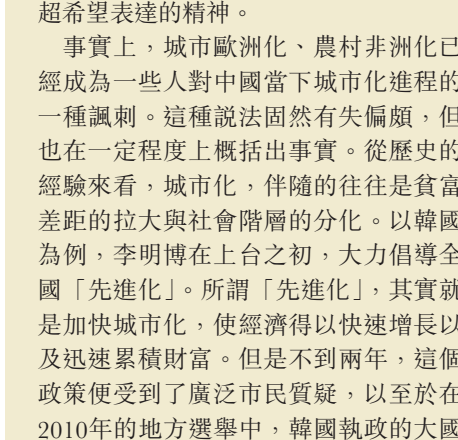
■《朝暉》



■《興國》



■《農業》



■《農業》

李小超 雕塑刻出鄉愁情

來自關中大地的著名雕刻家李小超，不久前在本港舉行了個人作品展。在一幅幅雕塑作品中，鄉愁凝聚為人的形象、人的思考以及人的情感。從他的作品中，我們讀出了一絲淳樸的鄉土氣息，也明白了人世間最為樸素的情感。鄉愁，可以用多種形式去表達，然而雕塑作品中的鄉與愁，則別具一番風韻。這是來自生活的思緒，也是來自故土的眷戀，更是心中的一份摯愛與回報。

■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



■《光榮》

鄉之情

鄉親父老，鄉是地理的座標，也是身份的屬性。甚麼是鄉？那是人的生命本源，也是自我的起點與初始。李小超的作品定調於「鄉親父老」，也就是從「鄉」的本源中，尋覓出一絲情感的本質，然後展現給觀眾看。

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認為，李小超的「鄉親父老」系列作品，讓人們感受到的不僅僅是鄉村生活的困頓和辛勞，也不僅僅是鄉民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漫長生命延續。從咿呀學語的孩童到神情淡定的老者，從腳踏實地的大學生到雄心勃勃的打工仔，他們身上透出的那種純粹與質樸，撼人心靈。那是生命的本色，也是鄉村文化長久浸淫出來的色彩。而這組作品的鄉村人物，大多愁而不傷感，困惑卻不懶散，悲涼、孤獨卻不沮喪、放縱。歷史的背影並非總是陰暗的，中國的鄉村社會經歷了太多的貧瘠艱辛，「鄉親父老」們的生活就是其中的一種，但是他們為大家提供了這個社會所需的文化滋養，不會隨着社會圖景的變換而消亡。

李小超刻刀下的「鄉」，就是一種原鄉精神，既融合了地理座標，也包含了鄉土的情懷。在他的作品《農業》中，他的說明是甚麼？農業——1961年出生，起名叫農業，不喜歡農業，整天倒騰個小本生意，先挑蔥賣蒜，後倒販蘋果，農業掙了些小錢，也隨之學了些壞毛病：愛賭，人們經常看見農業進出賭場，贏的時候眉開眼笑，輸的時候錢就是從口袋裡逃不出來。

我們仔細觀察《農業》這個作品，會發現，李小超在動與靜的搭配上下了很

大的功夫。農業的衣着是傳統中國的農民裝，一件西裝，依舊展現出來自農村的氣息。農業將右手放進自己的口袋裡，試圖拿出錢來，這與當下城市人的刷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。農業究竟在幹甚麼？我們無從判斷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農業並不一定是在賭錢，反而有可能在城市裡給自己的親人買一份禮物。在動態中，農業歪着自己的頭，好像在仔細觀察一件商品。臉部的笑容也極為自然，沒有絲毫奸邪或不懷好意。可見在李小超的作品中，「鄉」的氣息，是通過對比城市化生活來實現的。在一片城市化的喧囂中，鄉土的寧靜，以及鄉土中人的淳樸，確實有着一絲值得回味的古風。

親之愛

中國的農村有一個特點，就是沒有血緣關係的人也可以培養出親情。因為在那裡，尤其是關中大地，同村雞犬相聞，鄰里之間，不同情感的交匯，都具有極為感人的魅力。對他人情感的描繪、書寫與記錄，也是對自我情感的一次有力昇華。李小超沒有忘卻中國農村的這一特點，在他的作品中，親人、親眷的刻畫，也成為一個重點，令人感動。

在一幅名為《朝暉》的作品中，李小超有着這樣的描述：朝暉四十幾歲的人了，在村西口和他的老母親住在一起。朝暉一直沒有討媳婦，母親曾托人找了幾個，一見面都嫌朝暉太老實，木訥沒話又沒錢。朝暉當晚對母親說，媽，我進城賺錢去，賺錢了再尋媳婦。母親流着眼淚

說，你到城裡能幹啥？朝暉說，我有力氣。朝暉真的在城裡當起裝卸工，工作很累，掙的錢很少，有時把活幹了，錢卻拿不到手，朝暉還是在城裡幹活，家裡的老母親還靠他養呢。再說，還要把討媳婦的錢掙回來。

朝暉是一個裝卸工，李小超將其塑造成一個典型的中國農村進城務工人員的形象。這種細想非常真誠，也非常動人。在傳統上，中國的媒體會稱「進城務工人員」為「農民工」。無論怎樣看，這都是帶有負面情感的一種表述。在中國城市的觀麗圖景中，農民或者農民工似乎沒有地位，他們竭盡所能，不過是希望生活溫飽。但在當下的中國，許多人無法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。辛苦勞作一年，能夠拿回基本的薪水，已經是非常不容易的事。

朝暉的形象是甚麼？作為雕刻作品的朝暉，露出疲憊的眼神，兩手下垂，身上穿着一件傳統的搬運工人服裝。朝暉在想甚麼？似乎是在思考自己的未來，也似乎是在回想母親一次次給自己說媒相親的經歷。但是，無論朝暉的眼神如何疲憊，我們都絕對看不出一絲的放棄與絕望。為何？若結合李小超對《朝暉》這幅作品的註解，我們可以感受到，朝暉因為有親人的支持，才能承擔工作上的重責，對生活的壓力泰然處之。仔細看看朝暉，母親的囑咐與關懷在他的身上發揮出無與倫比的力量。從作品中看，朝暉絕對不會放棄，也絕對不會背棄自己對母親許下的諾言與理想，這就是親情。

普遍與具體的結合

李小超今次來港參展的作

品，名稱極為別致——解放、援朝、衛星、光榮、紅旗、運動等等。李小超認為，這些名字都是來自於對時代的刻畫以及歷史的紀錄。這是中國曾經走過的年代，也是我們上一代人曾經有過的共同記憶。李小超認為，這些姓名是普遍與個性的結合，也是對歷史關照的一種回顧——這是中國農村的現實。在我國農業地區，很多人的名字都帶有濃厚的時代色彩，而且往往一個村子裡會有很多人叫同一個名字，這種現實已經成為中國農村姓氏文化的一種共同回憶。

有人認為，在李小超的作品中，表現的是與現代城市的快節奏生活相隔絕的、黃土地上普通人的真實生活與情感流露，他通過人物的個性塑造來讚美生命，讚美生命的勃勃生機，讚美生命的自由與舒展。他不僅傾聽個人的悲歡，同時也傾訴勞苦大眾的悲歡。他歌唱在嬰兒搖籃邊餵奶的母親、老廟前虔誠的信徒、屋簷下停留的燕子、城門樓下牽着毛驢的壯漢等等。在他的雕塑作品中，李小超用最深沉、最誠摯的心靈為這些我們曾經熟視無睹的小人物們歌唱，而正是這些小人物，撐起了這個民族的脊梁。

別人也認為，智慧、投入、真誠和意志是一個成功的藝術家必須具備的氣質。而藝術最重要的東西是內在的真，一切形式、語言都要傳達出真實的情感。如果沒有真實的存在，其餘的一切就不可能發揮出作用，智慧就會變成小聰明，投入也會成為白費。

正是李小超對真的執着、對中國農民的普遍關照、對人性人文的普遍堅持，作品才這麼成功。他的藝術構思引領我們不懈地探求生命背後的原鄉精神。

回歸鄉情的本質

鄉土情感，是人性最為本質的精神。對鄉土精神的發揮，絕不僅僅是簡單地渲染故鄉情緒，也不僅僅是對故鄉親人的熱戀。原鄉精神，還包含了一種關懷社會底層的情懷與氣質，這些都是李小超希望表達的精神。

事實上，城市歐洲化、農村非洲化已經成為一些人對中國當下城市化進程的一種諷刺。這種說法固然有失偏頗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概括出事實。從歷史的經驗來看，城市化，伴隨的往往是貧富差距的拉大與社會階層的分化。以韓國為例，李明博在上台之初，大力倡導全國「先進化」。所謂「先進化」，其實就是加快城市化，使經濟得以快速增長以及迅速累積財富。但是不到兩年，這個政策便受到了廣泛市民質疑，以至於在2010年的地方選舉中，韓國執政的大國

家黨嚐到敗北的滋味。

不久前，韓國執政黨總統候選人向全國民眾表達歉意，為那些在所謂的「先進化」進程中受到傷害——即沒有在財富的迅速增長中找到自己位置的弱勢族群，向他們表達深深的歉意。

事實上，任何社會都存在弱勢群體，在任何形式的社會變革中，都會有人找不到自己的位置。俄羅斯首任總統葉利欽曾經在總統任期最後一天，向那些沒有實現自己理想的俄國人表達了深深的歉意。但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，如何能夠在社會發展與階層均富之間求取一個完美的平衡，這是考驗執政者的一個課題。

無論是內地，還是本港，都面臨着公平正義的問題。公平與正義，是平等精神的直接體現，也是市場經濟競爭原則

的標準體現。我們需要的平等，究竟是結果的平等還是機會的平等？這是人們一直以來爭執不休的問題。但我們應該有一個基本的認識：任何的社會政策，都不是施捨。

鄉土精神的本質是甚麼？在中國歷史上，貴族及特權階層，享有「八議」的權利——其中有一條叫作「議故」，也就是故交。很多鄉土精神來自於對昔日情懷的追憶與懷念，因此在現實社會中，托關係、請幫忙，一般也會牽涉到親朋故舊。他們的存在，是華人社會傳統人情關係網的一種延伸，也是鄉土情懷的市場化、功利化。直至今日，一個人經商、為官或是就學，都需要關係的襯托，這就是鄉土化的又一層運用。

這種現象是錯誤的嗎？並不盡然。因

為這種現象自古到今都是社會人際關係的運作模式，從來不曾被人質疑，大家往往從理所當然的角度來看待生活中故鄉人所起到的引導作用。甜不甜、故鄉水；親不親、故鄉人，在現實生活中的運用，就是人情與關係。但是，這難道是中國傳統鄉土情懷與關係的全部嗎？未必。在我國古越國時期的童謠中，有一首兒歌：「君乘車，我戴笠，他日相逢下車揖；君擔簦，我跨馬，他日相逢為君下。」這首童謠所要表達的思想，其實就是昔日的鄉土情懷不應該因為後天的地位變化而有所改變，相反，應該要堅持與保守。

但是環顧今日的社會，我們是否真的做到「君乘車，我戴笠，他日相逢下車揖」呢？即便乘車的是他人，他人主動下車向我們作揖，我們可能會扭過身，選擇性對他採取失禮的態度。固然，我們有一千個、一萬個理由為自己的行為辯護，但是我們失去了往昔的傳統，卻已經是不爭的事實。

真正的鄉土精神，是對人生軌跡的認同，對自己往昔與未來歲月的執着。真正的鄉土精神，是對弱勢群體的關注，對他們永不停息的生命捍衛。或許，我們已經走出曾經帶給我們一絲土氣與童真的家鄉，但是留在心中的真摯情感，不應該被後天的銅臭所擊敗。須知道，能夠真正走出故鄉的人並不是很多，能夠真正取得成功的人也不是很多。回望故鄉的人與事，多一份真誠與關愛，是我們回歸鄉土精神的橋樑，也是必要尋回的逝去年華。

文、攝：徐全